

閒話李鴻章

謝 康

曾國藩和李鴻章，這兩位有名的師徒，都是滿清王朝最後幾十年的風雲人物。他們兩人的勳業各有千秋，但都不免憑藉兵力，以致身顯要。有人說：「湘軍在曾國藩心地上盤旋，淮軍在李鴻章腳底下盤旋。」這兩句話指出國藩的忠厚、待人能推心置腹，將部屬聯為骨肉昆弟。鴻章則運用機智，以利祿名位，駕馭部屬；因此多能共利祿而不能共患難。從這方面看來，李似不及曾，但在辦洋務及外交上，則李較曾為多，亦可謂青勝於藍，後來居上了。

歷史上長江三大戰役

中國歷史上有幾次很大的戰役，都發生於長江流域，關係國家的存亡，非常重要。一次是東漢末年（西元二〇八）赤壁之戰，其結果是曹操大敗，天下三分，穩定了東吳和蜀漢兩國的命運，各數十年。這次大戰，羅貫中的三國演義把它寫得有聲有色，多采多姿，讀的人也覺得很過癮！另一次是東晉中期淝水之戰，（西元三八三）謝玄等以北府兵數萬人擊破前秦八十萬大軍，使司馬家偏安江左的王朝，延長了將近四十年的壽命。

；後來宋朝的司馬光編資治通鑑描寫這次戰役，活潑生動，繪影繪聲，也使讀者覺得很興奮。因為這是自從五胡亂華以來，我們漢民族對異族抗戰中最偉大光榮的一次勝利，值得大書特書的，這和岳飛的戰勝金兀朮，實不相上下。只可惜漢奸秦檜等賣國求榮，把岳武穆送入枉死城中。（西元一一四一）以戰勝國而降降異族，稱臣納貢，鬧出天大的笑話。幸得二十年後采石磯之役。（西元一一六一），虞允文擊敗了金主亮數十萬大軍，又才穩定了南宋偏安的局勢。這幾次戰役，除岳飛戰敗金兵，係在黃河邊沿而外，其餘三次——赤壁、淝水、采石磯，戰場都是在長江流域，古語稱長江天堑，為兵家所必爭。恰巧大約七百年後，太平軍和湘軍、淮軍對壘，總共經歷十年的戰鬪，又都是在長江流域。最後天京城破，洪秀全自殺，太平天國滅亡；滿洲王朝因而延長了將近五十年的壽命。這次戰爭，太平軍和湘軍，都是漢人組成的軍隊，其主要人物：洪、楊、石達開、李秀成，和敵對的曾、胡、左、李、彭玉麟、駱秉章等都是漢人，實在是漢人自相殘殺。但太平軍標榜種族革命，以推翻滿清，建

立漢族自己的政權為目的、民族意識頗為濃厚；而在湘淮軍方面，則以效忠滿清，消滅「髮匪」（即「長毛賊」）為職志，只有忠君思想而無民族意識。因此這次戰爭的性質，與淝水、朱仙鎮、采石磯幾次戰役又不大相同。

這幾次戰役，從我們這個時代看來：都相當久遠。當周瑜督師抗曹，諸葛亮借東風的時候，距離我們將近一千八百年了；淝水之役，離現在將近一千六百年；采石磯之役，年代較近，但在八百年以上。只有洪楊之役，離我們這個時代最近，只有一百二十年左右，若以三十年為一代，也不過只有四代，相當於我們曾祖父或祖父時代的事。（筆者的祖父，就是洪楊時代的人，他考中了拔貢生以後，被洪楊軍拉了去當伙伕兩年，其後逃出，流落到廣東合浦，洪楊事平後於同治六年考中了舉人。我的一位祖母，就因為丈夫被擄而自殺殉夫，成了烈婦，事蹟見柳城縣志）中國近代史從鴉片戰爭寫起，洪楊在廣西桂平金田村起事，離南京條約的簽訂只有八年，起事後十五年太平天國敗亡，時為西元一八六四；其後二年，我們的國父誕生，國父少年時自命為

「洪秀全第二」，他在二十八歲時，即光緒二十年，曾經上書給李鴻章，離現在也不過八十四年。其後七年，李鴻章死；又十年，武昌起義，而民國成立。今天居留在臺灣的革命前輩參加武昌起義的還有好多位，（國大代表徐啓明先生就是其中之一）可見李鴻章離我們這時代，並不算遠。他死於辛丑條約簽訂後幾個月，那年是西元一八七〇年，光緒二十七年，筆者的先祖莘農公，於次年逝世，這時筆者已經快兩歲了。

五十年前人事不遠

唐人詩云：「寥落古行宮，宮花寂寞紅，白頭宮女在，閒坐說玄宗。」現在，我們回溯李鴻章生平軼事，也有幾分彷彿像「白髮宮女」話「天寶當年」。但有一點不同，就是那些閒坐談玄宗和楊妃故事的白頭宮女，和貴妃是同時代的人，所談的多是親眼看到的事，而我們今日談論李鴻章，則多得之於傳聞，和正史或野史與筆記的記載，而非得之於目覩。這猶之乎孔子作春秋，有三世之說：於襄、昭、定、哀四公的時代，為「所見世」；於僖、文、宣、成四公的時代，為「所聞世」；於隱、桓、莊、閔四公的時代，為「傳聞世。」李鴻章時代，離我們並不算遠，他的晚年，正是 國父壯年，而 國父逝世迄今，也不過五十多年罷了。我們這些出生於民國紀元前，比民國大若干歲的人，雖然很少有機會見過李鴻章，但曾經見過 國父，親聆 國父訓誨的同志們，在我的朋友中，就還有好幾位，於今都還健在，雖然我們的「高齡」都已經七、八十了

。按照「春秋三世」的說法，我們對於李鴻章，只是「所聞世」而不是「傳聞世」。現在根據「如是我聞」談談李鴻章的往事，但不是「姑妄言之」的「無稽之談」。如果對李氏有所批評，我想也不至於構成什麼「誹謗罪」，只是效法春秋之義，責備一下「賢者」而已。

曾國藩與李鴻章間

李鴻章字少荃，安徽合肥人，（有人因此稱他「李合肥」）是輔佐曾國藩平定太平天國的同治中與名臣之一。生於道光三年（西元一八二二）正月初五日，他的年齡小於國藩十二歲。二十五歲時成進士，入翰林後，拜國藩為老師，親承他的訓誨，自謂受益很多。他的父親李進文就是和曾國藩同榜考中進士的相好朋友，稱老同年，所以他與國藩實在是世交而兼有師生及僚屬的多重關係。當國藩於同治十一年（一八七二）逝世時，鴻章剛好五十歲。他繼承了國藩的地位和事業，在軍事外交和自強運動等方面，有相當的貢獻，鴻章有輓國藩聯云：

「師事近三十年，薪盡火傳，築室為門生長；」

這上半聯，寫的是他們倆的師生關係，鴻章自言接受了曾公的薪傳，並且要效法孔門弟子在孔子墓旁築室守喪的故事，語極誠懇。但他並未實行廬墓，像子貢和有若等對孔子心喪三年。下半聯係頌揚曾公的功業才德，茲不贅錄。

當鴻章未甚顯達時，曾在合肥原籍協助安徽巡撫福濟，抵禦太平軍，於咸豐四年十二月克復

了廬州府屬的兩個縣城，雖則因此稍稍顯露其才能，但仍鬱鬱不得志。至咸豐八年，曾國藩駐節江西建昌，鴻章專誠來謁見老師，乃留佐曾公戎幕。咸豐十年，國藩受任為欽差大臣及兩江總督，上疏推薦鴻章為兩淮鹽運使，但這一年因英法聯軍攻陷北京，咸豐帝已北走熱河，沒有看到這件公事，恭親王奕訢留守北京，又不能作主。鴻章這時三十八歲，自以懷才不遇，蹉跎半生，不免有美人遲暮之感。他心中實在是急於要做官，國藩也看得出來，只好好言安慰，勸他再忍耐些時，等候機會，他也只好遵從曾老師的意思，靜候佳音了。國藩曾對人說：「我有兩個幕客：俞蔭甫（名樾）拼命在著書，李少荃（即鴻章）拼命要做官，至於我呢，和他們都不一樣。」事實上，俞樾著述等身，後來成為著名的國學大師，享壽八十六歲；李鴻章則於咸豐十一年奉命督練淮軍，同治元年（西元一八六二）他四十歲，即由國藩保薦受任為江蘇巡撫；又得到上海方面英法常勝軍的支助，收復失地，屢立戰功，歷任直隸、湖廣及兩廣總督，總理各國事務大臣（即今日的外交部長），太子太傅，文華殿大學士，（等於宰相的地位）晉封一等肅毅伯，一帆風順，官運亨通。曾國藩說他「拼命做官」這句話，真是「知弟莫若師」，一點兒也不錯。

喜做大官也做大事

鴻章享壽頗高，從四十歲那年起做了大官，直到七十九歲逝世為止，「拼命做大官」，一直做了將近四十年。當他的二品夫人七十壽辰之時

幕客范肯堂(名當世)送一副壽聯云：

「上有宮中聖母，定卅年元老之勛；下有夫人，贊金甌相業，昔爲江左部民，觀百輛于歸之盛，今爲幕士，播彤管徽音。」

上半聯的「宮中聖母」係指慈禧太后，慈禧和奕訢、文祥等貴戚親王，對曾國藩都很信任，由國藩推及其所保薦的李鴻章，也得朝廷倚重。上述聯語所說：「定卅年元老之勛。」就是根據這些事實而立言的。下半聯寫李鴻章夫人于歸時盛況及老年的令名，詩經稱頌周室的太姒說：「太姒嗣徽音，則百斯男。」又詩經鄘風說：「貽我彤管」箋注謂彤管是紅色的筆管，史官用來記宮中政令及后妃之事的。

李鴻章一生不獨做大官，也做了許多大事，不過，因為後來軍事及外交上的失敗，朝野人士對他彈劾或譏議的也很多，但由於「聖母太后」的信任，始終保持他的祿位。和他的老師曾文正公一樣，這位李文忠公也是個忠心耿耿的爲王室及國家鞠躬盡瘁的人物。由同治末年到光緒二十七年辛丑，九月二十七日逝世止，這三十年間他是舉足輕重以一身繫中國安危的元老重臣，同時也是邊疆大臣，而又長時期主辦外交，簽訂條約。因此，在許多外國人的眼光中，李鴻章的簽字畫押，比滿清皇帝的玉璽印信還更重要。真有幾分像漢朝的謠諺說的：「得黃金百斤，不如得季布一諾」了。

掌理外交三大條約

李鴻章留在河北當總督和辦外交的時間，相

當的長，從一八七〇年接替曾國藩辦理天津教案開始，清廷即已認定鴻章在外交方面的才具(包含詞令在內)；勝過曾國藩。他和外人簽訂的條約頗多，這裏不能細述。其中以(一)光緒十一年(一八八五)的中法天津條約；(二)光緒二十一年(一八九五)的中日馬關條約和(三)二十二年(一八九六)的中俄密約等三約，受當時和後人的訾議最多。當時和鴻章一同致力「自強運動」的大臣南皮張之洞(字香濤)年齡小於鴻章十四歲，以一甲第三名探花出身，由文人而致身顯要，敢於糾彈時政，亦頗得慈禧信任，時人稱他爲「清流」的領袖，他曾對客談評鴻章曰：

「少荃議和二三次，遂以前輩自居乎？」
鴻章聞言心中不服，亦反唇相譏曰：

「香濤作官數十年，猶是書生之見耳！」
這兩位名人彼此相互批評的這些話，合起來看，便是一副頗爲諧趣的對聯。而出口成文，亦可見他們的文學素養和措詞的文雅，姑錄於此，以供談助。

上述三個條約之所以受人批評，理由各有不同。話說光緒九年中俄兩國因越南事件開戰，我陸軍劉永福黑旗兵已二而再，再而三的打了勝仗，老百姓都歡呼「劉二打番鬼」；馮子材、蘇元春、李鴻章也擊退了法軍。但因海軍方面失勢，李鴻章一意主和，兩廣總督張之洞亦將順總理各國事務衙門的意旨，將入越各軍撤回回國。乃於光緒十一年四月二十七日，由鴻章與法國代表簽訂中法和平條約。讓法國囊括了北越和越南，雖沒有賠款，而實已割地，因爲整個越南，原來就是我

們的藩屬。以戰勝國而向戰敗國送掉自己的藩屬，也算是一個奇聞！

馬關訂約幾番周折

其次關於甲午戰爭和馬關條約，李鴻章受誘更多。原來北洋的海陸軍，都是李鴻章訓練出來而由他節制的部隊，這也是他在政治和外交上最大的本錢，他當然不願意將這筆資本，作孤注之一擲。但對於甲午年(一八九四)因朝鮮事件所引起中日戰爭，因主戰派的意見佔了上風，原屬主和派的李鴻章被迫參戰。但他在事前既處置失當，臨事亦指揮不定，陸軍部隊又多作戰不力，處處都輸了日本一着。海軍方面更是洩氣、潰不成軍。提督丁汝昌，既受敵人大山元帥誘惑，以軍艦投降；而又自殺於威海衛，以明心跡。詩人黃公度有「哭威海」三言詩云：(摘錄自人境廬詩草卷八)

「……海與陸，不相容，(按當時海陸軍將領不和，互相詆譏。)敵未來，路已窮；敵之來，又夾攻。……砲擊船，我奈何？船資敵……我殺我。(陸軍統將戴某，電告鴻章。責丁汝昌通敵誤國。……)龍見血，鬼夜哭，船又覆，地日蹙。……噫吁戲(兮)海陸軍；人力合，我力分……如聞鷄，不能屬；遁無地，謀無人。天蓋高，天不聞(案指慈禧太后)。四援絕，莫能救；縱能救，誰死守？……十重甲，顏何厚！海漫漫，風浩浩，龍之旗。(按滿清用龍旗)望杳杳；大小李，愁絕倒。(按大李指李鴻章，小李指李

秉衡)巍然存，劉公島。(按威海衛陷落後，丁汝昌仍獨據劉公島。島在威海縣之東為海船駐泊處)

這首詩寫威海衛的陷落，頗逼真，另「降將軍歌」寫丁汝昌既投降復自殺的經過。此外黃公度尚有「悲平壤」、「哀旅順」及東海行，都是寫的甲午戰爭我國失敗之慘！又公度的朋友梁啟超有「哀朝鮮詞」二十四首，節錄其一首云：

「上相能憂國，持籌亦苦辛……六州誰鑄錯、愁絕問蒼旻！」

這首詩起首，指李鴻章為國憂勞，末二句說他不能善為籌劃於先，又鑄成大錯於後，是最可惋惜的事體！

至於馬關訂約，則鴻章的處境、更為狼狽。時在戰事失敗之後，當日勉強率師抗倭的統帥，竟又荷君命帶着兒子李經方，靦顏東渡，作城下之盟，其內心的痛苦，也可想而知。和十年前簽訂中法天津條約時，更不可同日而語了。何況日本人以戰勝國的姿態，耀我揚威，志得意滿，貪慾無厭。她的首席全權代表伊藤博文，竟然在初次宴會席上出一付對聯的上半聯，笑請鴻章作下半聯，(伊藤是懂中文的)其詞曰：

「內無相，外無將；不得已玉帛相將。」

語意極為驕傲，對鴻章則揶揄備至，目中無人。鴻章看到伊藤所撰的聯語，對他很不客氣地譏諷笑罵，但一時竟想不起用什麼詞句來作答。(那時他已七十三歲，文思可能遲鈍了一點？也許因為太過氣憤，做不出文章來？等宴會散後回到行館時。對屬員們談及這件事，有隨員某君對鴻章

說，不妨用下列語句作對。鴻章自己是翰林出身，詩詞對聯都還相當不錯，一向以為這位隨員沒有什麼文采，但姑且讓他說出。於是他說：

「天難度，地難量；這才是帝王度量！」

鴻章聞言大喜，就叫他筆錄出來，在第二天的和會席上，就用這幾句話答復伊藤，表示大清帝國度量寬宏，雖然喫了敗仗，仍可與敵人言歸於好，心中並無什麼芥蒂。措詞上也很能替自己站地位，可說是一種外交詞令，也是這次和會進行中的一個插曲。

另一個插曲，是和談開始不久，即中國代表團抵達馬關後的第五天(乙未二月二十八日)，李鴻章突被日本暴徒小山豐太郎行刺，一顆子彈打進他的左邊面頰，差點兒打破了眼睛，只見流血滿臉，鴻章痛苦不堪，昏倒過去，在醫院治療十幾天，至三月十六日，創傷始告痊癒。

黃公度有詩論之云：

「連珠巨礮後門槍，天遣勤臣事業昌。平生自謂揚無敵，諸將猶誇石敢當。

何意馬關盟會日，眼頭鉛水淚千行！」

時論亦多不直刺客之所為。

伊藤博文和他的副代表陸奧宗光等於鴻章被刺之日，即躬親前來慰問，深致歉意。而態度上亦由驕傲而轉變為虛偽的謙恭，最後在春帆樓上達成協議，中經反覆磋商，日方稍有讓步。在鴻章個人雖因禍得福，但仍須盡心盡力地交涉，忍受

槍傷的耻辱和伊藤等的冷嘲熱諷、任情需索，心中非常痛苦地於三月二十二日接受對方最後開出的條件，即「馬關條約」共十一款，內容大致不外割地、賠款、增開通商口岸，以優惠條款讓日本人來華經商、行船及開設工廠等。而其中最重的一件，就是割地，即日方堅決要求割讓臺灣、澎湖和遼東半島。李鴻章亦因此約的簽訂，備受各方的責難。

中俄密約拒虎引狼

鴻章所簽訂的第三個最重要的條約，就是「中俄密約」。當甲午戰爭前，中國方面曾請英俄等國，調停中日兩國為朝鮮問題所引起的糾紛。為企圖達到「以夷制夷」的目的，李鴻章於乙未二年啓程赴日本之前，就商於俄國公使喀希尼，曾在俄國使館密議了幾次，俄方允予協助。就在馬關簽約後不到一個月，尚未正式換文，俄人乃聯合法德兩國，脅迫日本，不許它割掉我國的遼東半島，這就是「三國迫日還遼」。日本不得不對俄、法、德的壓力屈服，卒以三千萬兩銀子的代價，將馬關條約中割讓遼東半島的條款取消。日方認為這是一個絕大耻辱，必須報復，乃有十九〇五年的日俄之戰。

光緒二十二年正月下旬，為答謝俄、法、德三國干涉還遼，並進一步和俄國合作，防止日本侵略，李鴻章乃以欽差大臣名義，訪問俄國，簽訂了「中俄密約」。又斷送了我國許多權利。(據傳說：這回簽的密約，李接受俄使賄賂銀五十萬兩一說三百萬金盧布，見何健民：中國近代

史頁二六八，未知確否？）約成後，鴻章漫遊德、法、英、美各國，備受他們的隆重歡迎和招待。這也算得是他老人家一生中最大開眼界和最快意的時期了。他在德國見到鐵血宰相俾斯麥，訪問英國見了宰相沙士柏雷及格蘭斯頓。雖然都不過是一些國際間交際的禮儀，但對於今後數年，李氏辦理外交，也很有關係。

「中俄密約」的簽訂，李鴻章自誇為聯俄制日政策成功。至少可以防制日本，使它在二十年內，不敢再侵犯中國。因為這個密約，有華俄軍事防守同盟共同對付日本的規定。以為是「失之東隅，收之桑榆。」但事實上並不如李鴻章的幻想。因為俄國人的陰險狡詐，志在引誘李鴻章上鉤，而沒有誠意履行其所簽訂的這個所謂「密約」的。黃公度輓鴻章詩四首之三云：

「舉相伊藤久比肩，外交內政各操權。
熱心國有興亡感，量力天能左右旋。
赤縣神州紛割地，黑風羅刹任飄船。

（乘俄船渡黑海，俄羅斯清初譯 Russia 為羅刹）

老來失計親豺虎，却道支持二十年
?!

李在光緒朝雖為元老重臣，也是擁有實力的權臣，但甲午之役，既喪師失地，馬關條約又割讓臺灣，幾乎全國的人那時都對他詬罵。那麼，他的勳業，怎麼可以和俾斯麥（舉相）伊藤博文相提並論呢？詩人陳煥庵詠李鴻章奉使議和割臺詩云：

「合肥韋虎不須歌，龍節皇輅又議和。
壯歲成名身手健，衰年部曲爪牙多。
李綱空阻捐三鎮，似道徒聞制兩河。
（指賈似道，宋理宗時宰相）
高閣隔天資敵國，千秋青史竟如何
？」

這首詩完全是為譏刺李鴻章而作的。第一句「合肥韋虎」是借用南朝和北魏衝突的故事，據南史臨川王宏傳：「帝詔宏侵北魏，宏畏懦不敢進，魏人以巾幘（即女人的衣帽）貽宏，並歌曰：『不畏蕭娘與呂姥，但畏合肥有韋虎。』」按韋虎係指南朝梁的勇猛戰將韋叡而言。這裏是用來諷刺鴻章原是主和而不主戰的，所以不須唱「合肥有韋虎」了。等到戰敗求和，又是此老忍辱負重；不過說到他的壯年，還算得是一個健者，但現今衰老空養了許多爪牙部屬，已無補於時艱，將來修史的人難免有微詞了。又詩人羅澄作感事詩：

「南關舊恨積難平，又聽東隅戰馬聲。
誰鑄六州成大錯？忍教萬里憶長城。

漫教相國顏獨厚，刺深痛鉅苦尋盟
！

弱國外交忍辱負重

此詩末二句直罵鴻章視顏求和，臉皮太厚，不知人間有羞耻事了。

弱已甚，朝政腐敗不堪，割臺以後，國家更是多難，六七年間，英、俄、德、法諸強，紛紛攘奪我國土地及築鐵路之權，如膠州（青島）、旅順，大連、九龍半島及威海衛、廣州灣、東三省及廣西鎮南關至龍州，山東膠州至濟南的鐵路，或租借，或割讓，或合夥經營，而利權則完全外溢，港灣及築路用的土地，則拱手讓給外國人。李鴻章斡旋其間，雖欲運用外交手段，終覺於事無濟，不得不逆來順受了。平心而論，這時期外交上的一連串失敗，也不能專門責怪李鴻章、奕訢、奕劻、張蔭桓這些曾在總理衙門行走的人，也該分擔些責任。甚至主朝政的慈禧，移海軍經費脩頤和園，又當前方喫敗仗的時候，宮廷中正舉行慶祝太后六十大壽。搭戲棚上演京劇，有人作一諷刺聯云：「旅順口已歸日本，頤和園又搭天棚。」當時滿朝文武，如醉如痴地為博「老佛爺」歡喜，大家盡情娛樂，光緒帝雖力圖振作，實在有心無力，百日維新的結果，只落得軟禁瀛臺，渡其寂寞淒涼的歲月。終於在太后三度垂簾聽政以後，演出了庚子八國聯軍入京的悲劇。太后拖着光緒，十分狼狽地逃到了西安，最後還是請出李鴻章這位老外交家來，簽訂了「辛丑條約」，這時他的虛歲，已七十八九了。他終於「鞠躬盡瘁，死而後已！」

說到慈禧誤國，是盡人皆知的。當她七十大慶時，有人作一諧趣兼諷刺聯云：

「今日幸頤園，明日幸南海，何日再幸古長安，億兆民膏血全枯，祇為一人歌有慶。」

五十割交趾，六十割臺灣，而今又割富朝鮮，四萬里封圻日蹙，欣逢聖壽祝無疆！」

這裏所說的「無疆」意思雙關，除通俗用的「萬壽無疆」表示長壽之外，兼含有「疆土日蹙」之義。所以光緒甲午以後的疆土日蹙，憑良心說，絕不是李鴻章個人所能單獨負起責任的。論到罪魁禍首，還得數到慈禧這個貪婪狠毒愚昧的老婆！

新興事業西學爲用

鴻章一生所作的大事，除外交而外，尙有不少令人稱道的事業，清史卷四一二本傳云：

「國藩與鴻章爲相，皆以總督兼官大學士，雖非眞宰相然中外鑿望，聲出政府之上，政府亦倚以爲重。其所經畫，皆防海交鄰大計，思以西國新法，導中國以求自強。」

鴻章初與國藩於一八六五年聯名上疏清廷，請選派幼童，由官費送往美國求學，結果第一批送出了一百多人，有詹天佑這些人在內，也算爲國儲才，開一時風氣之先了。同時他奏設海陸軍武備學堂於天津，是爲中國講求外國兵學之始；而北京方言館及上海廣方言館也先後設立，並於上海的江南機器製造局內附設譯書局，這些都是和教有文化有關的新政。至於洋務中的工廠、礦務、交通、（鐵路及輪船招商局。）船塢及器械等軍用工業，鴻章所創辦的也不少。他所創辦的上海織布廠，（一稱「機器織布局」）於一八八二年開始籌備，使他成爲提倡民用工業的第一人。在甲

午戰爭失敗以前，鴻章以天下爲己任，名滿中外，似乎也不愧爲社稷之臣。

但他的短處，第一、是他只知道西洋的船堅砲利，工業文明的進步，爲中國所不及，但仍以爲中國文物制度，事事遠出西人之上。他對西洋文明的認識，十分粗淺，而不肯虛心研究。因此他所倡導的自強運動，只從槍砲機器方面師夷之長，而不從文化及制度方面求革新，爲長治久安之計。其次，他恃才傲物，不重視品德器識，而好以利祿驅使稍有才具而未開大道之士，因此，有志節的賢才多不樂爲他所利用。甲午之役，部下能力戰不屈者，遠不及投降者或逃亡者之多。鴻章受着這次挫折，引爲終身憾事。蕭一山清代通史有云：

「前清末年之官吏，凡出自曾國藩門下者，皆比較純正；出自李鴻章門下者，皆不甚廉潔。此可知淮南軍人物之代興，對中國政治關係，殊非淺少也。」

這話大體正確，然亦有例外。如劉銘傳出自鴻章門下，而其治臺灣的成績，至今爲人所稱道，豈不是一個有志節的豪傑之士嗎？又潘鼎新亦爲淮軍將領之一，曾國藩評論他和劉銘傳，都稱許爲有志之士。

黃公度輓李鴻章詩的詮釋

黃公度輓李鴻章詩最末一首云：

九州人士走求官，婢膝奴顏眼慣看。
滿篋謗書疑帝制，一床踞坐罵儒冠。
總無死士能耐報，每駭言官更耐彈。
人哭感恩我知己，廿年已慨霸才難。

！

這首詩頭兩句描寫當時想要做官的人奔走權門的醜態；第三句說李鴻章晚年受彈劾，（滿篋謗書）其中一個原因是有人懷疑他可能做皇帝，（疑帝制）據說：戈登將軍曾勸過他何不取清帝而代之。又據當時謠傳，八國聯軍入北京時，擬瓜分中國，局勢很混亂，慈禧和光緒帝遠走西安，急下詔給鴻章充任議和使大臣兼直隸總督。鴻章時在廣州兩廣總督任上，奉詔後遲遲未成行。香港總督奉到倫敦指示，派人與鴻章的親信部下密商，擬由鴻章宣佈兩廣自主，組織獨立政府，而由革命黨領袖孫中山先生輔助他主持政務及對外國交涉事宜。據說鴻章對港督這個建議，曾表示好感。但仍憂讒畏譏，頗多顧慮，考慮數日，終以年老體衰，不堪重任，（這時他七十七歲），辭謝港督，同時決定北上議和。他不像洪秀全，袁世凱急於要做皇帝；畢竟是儒生出身，還有幾分像他的老師曾國藩，本有「黃袍加身」的可能，但寧願讓機會錯過，始終效忠清室，不失臣節，而在死後博得一個「文忠公」的諡號。這個「忠」字，對他來說，的確是很有分量的。

這首詩的第四句「踞坐罵儒冠。」也有一段來歷。據梁啟超：「李鴻章論」說：「鴻章接人常帶傲慢輕侮之色，俯視一切，挪揄弄之。」又據柴萼：梵天廬叢錄卷七稱：

「文忠對於下屬，若喜之，則必曰：『賊娘！好好的幹！』故屬員受文忠之罵者，無不喜形於色，自以爲紅也……」

這句「賊娘！好好的幹。」是合肥土話，幹讀「

「搞」音，是性交的意思。從這類罵人的三字經看來，鴻章還未能免於粗野的習俗，不像他的老師曾文正公那樣的一個純粹而溫潤的恂恂儒者。

至於本詩第五句「總無死士能辭報。」即清史稿所謂「志節之士，多不樂爲用，緩急莫恃」的意思。第六句說他對御史們的彈劾，還能加以反擊。（廷臣劾李誤國的很多，以易順鼎的彈章爲最厲害，他說：李鴻章爲虎作倀，其子李經方所娶的外婦（姘頭），即倭王睦仁的外甥女，他們父子倆，都應撤職查辦，交刑部治罪。這些話簡直是人身攻擊，李鴻章父子都應該可以用事實來作答辯的。

梁任公論評與諷刺聯

梁啓超本是黃公度的好朋友，也是批評李鴻章的一個人，在他所作的「李鴻章論」一書中，認「李鴻章不學無術，所以不能成爲非常的英雄。」但他仍敬重李之才能，而悲其遭遇，有輓李一聯云：

「太息斯人去，蕭條徐泗空，莽莽長淮，起陸就蛇安在也？」

回首山河非，只有夕陽好，哀哀浩劫，歸遼神鶴竟何之？」

此聯中的上半聯，言李文忠以淮軍起家，今已去矣；下半聯說清廷命運，已如夕陽殘照。文忠死後，他年化鶴歸來，亦徒哀傷人民所遭的劫運而已！

嚴復是李鴻章沈葆楨倡辦船政時福州船政學堂的學生，其後留英學成歸國，擔任北洋水師學堂

校長，兼總教習，（一八八〇—一九〇〇）因此李和他發生了長時期的主屬關係。鴻章初時甚器重嚴復，令他辦學，訓練海軍人才，而不讓他參加機要事。但嚴氏仍覺得鴻章是一個人才，嘗語人云：「若朝廷能多採納其言，則成就當不止此也。」

鴻章生平，敏歷中外，軼事頗多，例如當他在生時有人將他與常熟翁同龢並論云：

「宰相合肥天下瘦；

司農常熟世間荒。」

這付滑稽對聯，對於李鴻章，翁同龢皆有諷評，而語意雙關。同龢，江蘇常熟人，曾任戶部尚書，在清代時戶部尚書兼管田賦錢穀，俗稱爲「大司農」，聯中用「宰相合肥。」「司農常熟」等句語，對二人非常挖苦，可謂「諷而虐」了。

善於詞令軼聞記趣

李文忠公善於詞令，亦能自佔地位，不肯輸與他人，有時亦不免依老賣老，使年輕小伙子，不敢和他計較。因此亦可折服對方。據說光緒丁酉年（西元一八九七），他任職總理各國事務衙門，法國公使施阿爾來謁，其人頗自負青年才俊，亦頗狡獪。寒暄語畢後，文忠突然問他：「閣下今年貴庚幾何？」此人本不欲言其真實年歲，但因文忠爲中朝元老，在國際上名氣很大，又不敢不據實作答。文忠聞言笑曰：閣下正和我的第幾孫子同年，早兩年我在巴黎，曾經有機會和您的祖父大人暢談呢。其人唯唯而退。已故日本外相陸奧宗光回憶錄，亦曾讚美文忠狀貌魁偉，言語

爽快，足以服人云。（見清稗類鈔外交類，及王家鴻外交詩話）

文忠訪英時，曾由我駐英公使羅豐祿陪同參觀大英博物館，參觀畢，館長拿出一本貴賓留名簿。請文忠簽名以作紀念。

文忠問德國宰相俾斯麥來遊時曾簽名否？館長乃出示俾斯麥的親筆簽名。文忠於是留題杜甫秋興一聯：

「西望瑤池降王母，東來紫氣滿函關。」

並簽已名於後。上句借西王母比喻英女王維多利亞，下句則以老子出函谷關自比，都恰到好处。但却苦了翻譯人員，經譯成英文由英國報紙登載後，乃傳爲美談。中國古典詩詞，名作甚多，內容豐富，爲西方各國所不及。文忠隨手拈來，都成妙諦，這種捷才，亦西方外交家所罕見的。李文忠公集寄越南王詩有句云：「河山表裏本天成，寄語賢王建樹勛。……垂老伏波猶矍鑠，五溪南去不勝情。」我今節錄此四句，已可見其情有懷古傷今，感時撫事之悲！

國父致書惜李識短

我生也晚，不及見李鴻章於其生前，只聞名於其死後。早年讀國父於甲午年致李鴻章書，其末段有云：

「伏惟我中堂（指李）佐治以來，無利不與，無弊不革，艱難險阻，猶所不辭。如籌海軍鐵路之難，尙毅然成之。況於農桑之大政，爲生民命脈之所關……用敢不辭冒昧，侃侃而談爲生民請命，伏乞採擇施行，天下幸

甚！」

此信起稿於甲午戰事發生以前，送達時戰爭已爆發，國父所期望於文忠的非常深切，亦可見他在當時人望之重。但他竟未能虛心採納 國父的意見，這是李鴻章的不幸，尤其是中國的不幸！如果收這封信的人是曾國藩，其反映可能就不不同了。

李鴻章訪問歐洲列強，時間是一八九五年和約後，那時他的地位雖比較甲午戰前低落很多，但是，他的名望還是相當的大。以他的才能來「以夷制夷」、「自以為可把洋鬼子玩弄於股掌之上」，在日常生活上或不免稍失檢點，被歐洲人引為笑料之處，實在不少。據說：他曾因年老體弱，又在馬關被刺受傷之故，叫隨從人員攜帶一副棺材，跟他周遊列國，以備不時之需。他手指上留的指甲很長，引起歐洲人的特別注意（按留長指甲，大概是當時我國達官貴族的一種習氣，據說

慈禧太后的指甲，長兩寸餘，加上金質的罩子，來保護它，現在士林外雙溪中國電影文化城，可以看到），他又曾在某國宮廷中名貴的地毯上吐痰，人家把它擦掉後，不到幾分鐘，他又照吐不誤。這時主人不勝其煩，但不敢有所表示，他自己也不覺得失禮。可是西方人已經作為笑料了。

鴻章慣用中國翰林式的大名片，拜會美國國務卿及某大臣。在美國他愛喫廣東館子的豆芽肉絲炒麵，以後大家都稱這種炒麵為「李鴻章雜碎」。又有一次倫敦的英故將軍戈登的家屬，因他和戈登是好朋友，於是送給他一隻名犬，他不管什麼名犬不名犬，叫人把它牽來喫，喫完後又叫人寫信道謝，說「這隻狗的味道很好」，戈登太太接信一看，真是啼笑皆非。又他和他的隨員們所穿的官袍和馬褂，胸前掛着朝珠，腦後拖着辮子，這是未到過中國的歐洲人所看不到的，這種服裝，也引起歐洲人的驚奇，其實是他們少見多

怪罷了。

在鴻章訪問西方列強以後的三十三年，我才到歐洲留學，還聽人談及李鴻章的故事。我住在巴黎郊外的遠仙林路，房東 M. Bore 年紀已七十餘歲，但當他壯年時曾參加八國聯軍中的法國部隊，他常常對我談及庚子辛丑兩年間的北京和李鴻章的軼事，頗覺得有趣。上文拉雜寫了許多，限於篇幅，就此打住。

總之，李鴻章是十九世紀滿清時代的人物，而我們却處在二十世紀民國時代。他和我的祖父是同時代人，而現在相隔不過幾十年，世界變了，中國更是一個五千年來未有的大變局。如果李鴻章復生，必不認識今日的中國：滿清王朝沒有了，日本給我們打敗、投降了；臺灣、澎湖羣島割讓了；今重歸中國的懷抱。又八十餘年前給他上書的孫文成為創立中華民國的 國父；世界的偉人，這些變化真太大了，這豈是他所能逆料的嗎？

三國人物新論

祝秀俠教授著
定價臺幣肆拾元

本書為名教授三國史專家祝秀俠先生精心傑作，析論三國人物，精采百出，美不勝收。要目有：論諸葛孔明、劉備、曹操、孫吳、董卓、袁紹、關羽、魯肅、顧雍、司馬懿、曹丕與曹植、荀彧、孔融、禰衡、周瑜、田疇、蔣宛、譙周、蔣幹、孫夫人與諸葛太太等篇及論「論諸葛亮」與蔣君章先生論諸葛培養人才等附錄文稿，篇篇引人入勝，嘆為觀止，定價台幣肆拾元。